

黄石史志资料

烈马回头

——军统名将徐远举

余炳贤 编著



黄石市史志办公室 编

内容简介

国人皆知的徐鹏飞是徐远举,是又不是。《红岩》小说、戏曲、影视里的特务头目、国民党军统少将徐鹏飞,是通过加工了的艺术形象。他的原型,真正的“徐鹏飞”何许人也?作者历经10余年,阅读200多万字资料,摘抄20多万相关文字,采访徐氏亲族20余人,谋篇布局,四易其稿,以纪实文学再现“徐鹏飞”的一生。

本书史料翔实,来源可靠,不褒不贬,实事求是,让历史资料自己解说。

烈马回头

编 著:余炳贤
印 刷:黄石市来兴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4.5
印 数:0001—500 本
工本价:12 元

准印证:[2004]鄂黄石市图内字第011号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导 语

1961年底,罗广斌和杨益言合著的优秀长篇小说《红岩》的出版和发行轰动了全国,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尤其在青少年中读《红岩》、学英雄成为一个响亮的口号。小说出版不到三年的时间就印行了四百多万部,处于同期小说发行之冠。当时,有关部门将《红岩》作为对全国人民特别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范本;1990年,中央有关部门又将其列入全国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十大读物之一,再版又发行近二百多万册,其它不同文字的译本、简本达十种以上。成为中外名著。此外,“红岩”式的电影、戏曲、画册、电视剧等文学艺术作品接踵推出。1991年,又作为中外名著缩写丛书多次印刷发行。以大量照片、实物、模型为展品的《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史实展览》先后在全国各大城市展出,震撼了无数人的心灵。

《红岩》以主要篇幅展现了1948年春至1949年11月解放战争的高潮时期,发生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和“白公馆”的一场严酷的狱中斗争。以极为严酷的狱中斗争为主线,以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和华蓥山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为两条副线,在革命的大进军和反革命的垂死挣扎的特殊历史背景映衬下,形成磅礴的气势。再现了共产党人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业绩。催人奋进。

《红岩》中的特务头子徐鹏飞的原型为徐远举,是湖北大冶城关镇人。他是国民党军统少将特务,军统局西南特区区长、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兼侦防处长,黄埔军官学校七期毕业生,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和忠实耳目,在《红岩春秋》、《我这三十年》、《战犯管理所见闻》、《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人物》、《布谷鸟》、《参考消

息》、《文史资料》和香港《七十年代》等数十种报刊杂志都有所记载,是国民党军统名将。由于徐远举从事特务活动,而任何朝代的特务都是隐密的,属第二战场,其人其事曾一度鲜为人知。据手头资料,国民党大冶籍正规将领至少有中将9名,少将14名,在中国历史舞台上,都没有徐远举名气大;在军统将官中,徐远举因《红岩》的远播而名扬前列。故尔称其军统名将。

笔者先后采访徐敬辉、徐远晋、徐远勋等徐氏亲族20余人,3次查阅徐氏宗谱和县志、敌伪档案,阅读20余本相关刊物,摘抄20余万字的历史资料,又有徐兴富、徐娟等徐远举嫡系亲属提供文字介绍,历时十余年,经过资料收集、资料整理、谋篇布局、四易其稿,遂润色成文,旨在对这一历史人物的一生作番较为全面的介绍,以惠后人。

目 录

导语

少年轶闻	(1)
报国从军	(10)
初入军统	(16)
婚姻风波	(31)
横行无忌	(40)
《挺进报》事件	(48)
红岩血手	(56)
扑灭起义	(67)
帮会势力	(72)
西南魔头	(77)
美梦难圆	(91)
众将评议	(98)
烈马回头	(101)
改恶从善	(108)
盼赦回归	(117)
叛徒“甫志高”的下场	(127)
恶狼徐贵林、杨进兴伏法记	(130)
说说“烈马回头”	(132)
结束语	(134)
参照资料	(137)

少年轶闻

徐远举，字希哲，号嘉庆，排行第四，属虎。1914年12月（甲寅年）生於大冶县城关镇徐家塆。曾用名徐鹏民、徐鹏飞、徐远甫，绰号徐猛子。其祖籍是湖北阳新土塘，后迁居于江西瑞昌红花园清火潭之大屋，元末再度迁回湖北省大冶县城关峡合岭塆的八斗巷。由于人丁兴旺，峡合岭塆逐渐以徐姓居多而更名为徐家塆，沿用至今。

他的祖父徐英擢，官名映丹，号彤甫，钦赐进士。与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董事长盛宣怀过从甚密。一生主张国以农为本，家以商救穷，读书明理，从政清廉；在汉冶萍煤铁厂矿股份有限公司搭有股份。经营矿产事业起家，添置不少产业。远举的父亲徐雍生牢记祖训，不仅置有田地坐收地租，而且在汉口、大冶开有杂货店、煤炭铺。此外，在黄荆山小煤窑和县境内的一些小铁矿还搭有股份，家境殷实富有，是当时大冶较有名气的绅士，解放后划为地主兼资本家，属小资产阶级。徐雍生有一癖：爱从右边扭头朝后望，俗称“烈马回头”。其辈堂兄弟十八人，均以“生”字为字派，如桃生、木生、凤生、仲生、芝生、利生、春生等，时称“徐家塆十八生”。徐雍生排行第九，街坊叫他徐老九。

徐氏是个庞大家族，在城关东街、余府街等均有居户，地产集中在城关北门至船机厂一线，祖坟山在现殡葬场、烈士陵园，阴阳先生称是“烈马回头”的风水宝地。现商业局幼儿园原是徐氏宗祠遗基。

徐远举的少年时代，是在大冶县城关这座吴头楚尾的鄂东南重镇渡过的。大冶，历史悠久，古老文明，矿产资源得天独厚，县名

烈马回头

由“大兴炉冶”而得。这里不仅有三四十万年前的石龙头旧石器时代遗址；还有著称于世的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自殷周春秋起在大冶铜绿山“竖炉炼铜”，开创了人类矿冶历史先进技术之先河；大冶铁矿蜚声海内外，张之洞督鄂兴冶一展抱负。这里山川壮丽，风光媲美，人杰地灵，工农并举，既是粮仓又是剑库。浩瀚的金湖，积聚了大冶方圆百里之水，水中含金，软中带硬。徐远举就是喝这饱含金汁银汤的金湖水长大的。

1919年，不满5岁的徐远举看见兄长们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地去上学，便整天缠着父亲要同其兄长一道去上学。他父亲认为是件好事，只是他年纪尚小，怕把坯子弄坏了，不大情愿，在徐远举纠缠和其母的通融下，还是同意了。当时学堂大致分三类：高级的是全省或府、县公立书院；中级的是某些秀才或举人私设的经馆；低级的是各种蒙馆。除此之外，就是一些富贾商户，延聘先生教诲自己子弟的家学，也叫私塾。徐家殷实富有，因此，便在城关余府街借用城隍庙（现在的县公安局内）设立家学。一天，徐远举身着一件崭新的长袍小马褂，足蹬一双崭新的方口布鞋，忽闪着一对明亮的小眼睛，跟着二哥余庆去家学开蒙。私塾的教室设在庙左侧的厢房里，右侧便是远举的堂叔陶生秀才的寝室兼办公的书房。来这里读书的学生大小不一，小的只有4岁，大的已到十五、六岁。家学虽是徐家私办的，但也收进徐家的亲戚朋友的子弟，如马家、肖家、余家等近邻亲朋。这几家也是大冶县、黄石港、石灰窑较为有名望的大户富贾，门当户对，姻亲较多，这些亲朋不是没有家学，只是舍远求近，便于居食、督导。

远举上学的第一天便遇上了劲敌。此人名叫余启来，他祖上几代人都与徐家沾亲带故，是清王朝康熙武英殿大学士（宰相）兼、户部尚书余国柱苗裔。他到徐家私塾读书，就是因为他家住在余府街上。余启来很顽皮，十四、五岁年纪，身材敦实强壮，爱打闹，同学都有点惧怕他，他也俨然以王子王自居。对于他，陶生秀

才也奈何他不得。只好采取安抚政策，叫他当学长，也就是班长。但启来看不中这班长职位，因为班长还要受先生管束。于是自封为“军长”，并将要好的同窗挚友分别封为师长、团长、营长等，其余皆兵。虽说“自封”的，倒也当得挺认真，下属也服从他。

远举上学的第一天由余庆、远晋二位哥哥领着拜了先生，也就是他的陶生叔父，虽说是堂叔，但师生之礼是必不可少的，拜完了先生，又照例由先生领着跪拜孔子牌位，作为开笔礼，开笔礼有固定仪式：整衣冠、游泮池过桥喻为平步青云，用状元巾洗脸，由先生提起朱砂笔在额头点红开智后，敲钟启智，金桂树下许愿，然后在前排落座，陶生先生教他捏毛笔，启蒙描红，下笔即破蒙，远举懵懵懂懂在仪式中郑重行礼，小小的心灵体会到了尊师重道的严肃性。下了课，先生便去西厢房休息，余启来便认为该是自己履行职责的时候了，便神气十足地说：“徐嘉庆，你拜了先生，又拜了孔夫子圣人，现在该轮到拜我了”。“拜你？你是谁？我只拜先生和孔圣人，不能拜你。”远举一字一顿地说着，一动也不动地坐着。

“不拜我！除了先生、孔夫子，就是我了。我是学长，又是军长，专管你的。你敢不拜！”“不拜就是不拜，你能把我怎么样。”远举说完干脆不予理睬，一个劲地看着新发的手写课本。

“好，你不拜，放学后我要你跪着拜！”启来紧握拳头狠狠地说。

放学了，学子们一窝蜂地往家跑，徐家子弟多，也都晓得余启来要欺负远举，便暗地相邀，结伴而行。

一娘生九子，九子九不同。余庆的性格与远举的性格恰恰相反，生来为人老实，胆小怕事。他哆哆嗦嗦地牵着弟弟嘉庆的手，并极力劝说徐家的十几个弟子快快回家。真是怕鬼越有鬼，当他们走到余府街口时，余启来早就带着马、肖等“师长”“团长”“营长”们守候在那儿了。

“徐嘉庆！这街是我们余家的，连这城关东街、西街的好多地

段都是我们余相爷的祖父买的，这街道面的青石板也是我家余相爷的五伯祖父玉成公出钱铺的，不信你回去问你老头。你从此街过，敢不拜我？”余启来神气活显地双手叉腰拦在街口中央。

“我偏不拜你，又么样？”徐嘉庆提高了嗓门，脸色铁青。余启来见文的征服不了对方，便来武的。当面一拳，徐远举人小就势一闪，余启来出拳落空，又顺势一脚。正在远举受到严重威胁之际，余庆、远晋、远勋等一齐围了上来，形成了对余启来围攻之势，迅速改变了远举被动的局面。加之走在前面的敏捷的远晋一直掌，正中一只脚尚在空中的余启来胸口，余启来象个不倒翁一样站立不稳左右摇摆。远举见势高喊：“冲哇！”徐家子弟突然象炸了邦的野马，冲出了街口，把个自命不凡的余启来撞个仰面朝天，后脑壳在青石板上碰得“咯嘣”响，顿时起了一个大疱。待他翻身爬起来，徐家子弟早已闯“关”了。余启来气得干瞪眼，找下属出气，责怪手下的“师长”“团长”“营长”们，说他们没得用。然后望着徐远举的背影直喊：“徐嘉庆，你跑得了初一跑不得十五，等你到学堂来我收拾你，非要你拜六拜不可”。

下午到学堂，余启来见徐家子弟是一个个来的，就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见一个打一个，待到徐远举和余庆刚到学堂，余启来不管三七二十一，抢上一步一把抓住远举的衣领。远举自知吃亏在即，却能急中生智，立生一计，来个以柔克刚，说：“你不是要我拜吗，你不放手我怎么拜呀？”启来为的是要制服对方树立自己的威严，见远举低声下气认输，心里一阵高兴，抓远举的手竟然松了。谁知他刚一松手，远举立即调头就跑，启来这才如梦方醒，自知上当，连忙追赶远举，远举用尽气力飞快地向着余府街深处跑。

余启来的父亲余锡成在余府街开一下杂货铺，离城隍庙不算很远。徐远举跑进杂货铺气喘吁吁地叫喊：“你家启来无缘无故打我，不让我上学读书”。余锡成戴着眼镜正在埋头算帐，闻声抬眼一望，见一个刚刚脱奶头的孩子哭丧着脸站在柜台外喊。再往

外一望，见自己的淘气儿子也上气不接下气地站在街对面，紧盯着这个孩子，他似乎明白了什么，便吼道：“启来！你欺负这么小的伢，你自己不好好读书，还不让别人读书，看我用刺条抽你！”启来怕的，就只自己的父亲，他不轻易发火，平时总是乐哈哈、文质彬彬的，可要真的发起狠来怪吓人的。他打孩子不用棍棒，怕伤着嫩骨头，而是用带刺的荆棘条抽。每次抽打后，孩子娘总是含着泪一边唠叨一边给孩子挑刺。每挑一根小刺，孩子身上就剧烈地疼痛一阵。因此，余启来最怕他父亲这一招。一听他父亲发出警告，吓的调头就往学校跑。可是他迟到了，陶生秀才罚他站墙角。接着徐远举也低着头走进教室。陶生秀才问他为什么上学的第一天就迟到，他指着余启来说：“他打我，我本来早就来了，可他硬把我打出了学堂”。“他为什么事打你？”“他要我拜他，说拜了先生拜孔子圣人还要拜他！我不拜，他就打我。”余启来噘着嘴分辩道：“你们徐家的人上昼在我们余府街口拦着打了我，看，把我的后脑壳打起了疱”。说着指着脑袋要先生看。

倾刻之间整个教室骚动了，有的耽心启来要挨训，有的欲言又止。看到这种情况，远举不慌不忙地将上午放学在街口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陶生秀才与远举的父亲雍生等人是未出“五服”的堂兄弟，十八人戏称十八罗汉，在大冶城关颇有名气，陶生排行十一，是徐雍生的堂弟，徐家子弟平时不叫他先生，只叫他十一叔。十一叔也晓得远举所说属实，可他内心有个不定之规，那就是在徐氏家学里绝对不能偏袒徐氏子弟，有错无错总是自己徐氏子弟的错，不管自己子侄是对还是错，首先要受喝斥，责罚，这也是滋长启来外姓学子调皮不驯的一种因素。陶生秀才叫余启来回到坐位，温存和善，然后当众训斥远举头天上学就打架、迟到、不懂规矩。结果陶生秀才足足为学子们上了一堂“规矩课”。徐远举有理还受气，心里很不服，一心想出这口恶气。当时大冶县城没有电灯，一到天刹黑，店铺便打烊关门，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店铺夜市

一两个时辰，点盏煤油罩子灯，也无专门的人坐守柜台。如果有人买东西，挨近灯边喊一声买东西，老板自会从内房走出来照应。年纪虽然不大的徐远举深知其妙，他要用这一特殊的环境来报复余启来。当天，他一吃完晚饭，便邀约远晋，远义几弟兄，去余启来家“出气”。他没叫余庆，怕他胆小走露风声而遭父母的阻拦训斥。

几个徐家兄弟对于找余启来“出气”之举都是非常赞同的，因为他们平时常受启来一伙人的欺负，心里都有积怨。今日远举邀约，如同一点火星点燃了一堆干柴，于是一呼而起涌向余府街。余府街与徐远举住的徐家埭仅一路口之隔，他们一行来到余锡成杂货店前，远举装着买东西，走近柜台灯边去吹熄柜台上的罩子灯，可灯在柜台上面，远举够不着，吹了好几次都无济于事，便退下来叫个子高的去吹，高点的远义走去“嘣”的一口气就吹熄了灯，扭头就跑。徐远举认为吹熄罩子灯还没有解除心头之恨，又迅速找块石片，朝柜台上砸，“咚”的一声，柜台上装糖果的园形玻璃瓶被砸破了。响声惊动了余锡成，他连忙赶到店前，隐隐约约地见到一群孩子向街头跑，便猜定十之八九是劣子惹的祸。他本想追上小孩问个究竟，但他是近视眼，晚上看不见，只好作罢。转身来审问启来。启来见祸惹大了，不打自招，把白天的事竹筒子倒豌豆全说了。余锡成不听犹可，一听便怒发冲冠，操起刺条便打。启来千讨饶万保证，他母亲见砸了糖果瓶，也怪心疼的，所以出来解围也没有以往那样带着袒护。在这种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启来也意思到确是自己欺负人才引来的报复，他后悔，真有点害怕了。从此，他再也不敢小看几乎只有自己年龄零头大小的徐远举了。

远举的学习也跟他与启来的抗争一样，通过自身的努力，同样赢得了学子们的赞叹，旧时私塾、家学，每年也有升学、毕业、转学、招生之类的办学程序，学完了规定课程的转入县儒学、书院继续读书，又招进启蒙学生“发蒙”。徐家私塾也有和其他私塾不尽相同的地方，那就是他从蒙馆到经馆一应俱全，授课时采取复式教学

法，即教低班时，高班的学生作文或写字；教高班时低班的学生画画或写字。陶生秀才也是数年如一日地照本宣科地向学子们讲课，教完了《三字经》又教《五言经》《千字文》，《孝经》、《小学》、《论语》、《孟子》是必修课，还教《幼学》、《增广贤文》、《鲁上谭杂字》等。尔后讲儒学著作《大学》《中庸》等四书五经类。远举发蒙时年纪较小，所学之书并不多，前学后忘，稍大点才真正学到点东西，在他所学的全部课程中，学得最好和最喜欢的要算《左传》。《左传》是一部规模巨大的历史著作，所写的人物和故事都是按照历史资料来写，在记叙这些人物和事件时，也表现出一定的思想观点和政治倾向，汇集和保存了大量的古代社会、政治、军事、文化资料，表现了作者比较进步的历史观点。《左传》一书的内容和思想也是复杂的，在不少地方也宣扬了封建道德思想和某些宿命论的观点。

对于这样一部内容十分丰富而又十分复杂的历史著作，陶生秀才很难为学生们全面、深刻地讲叙的，全靠学子恁天份和悟性领悟。那时读书靠的是死记硬背，每天清晨上课，学生必须先向先生背诵头天所学的课文。每月初一、十一、二十一必须背诵十天来所学的功课，全书教完了，来一次全面的系统背诵，如果背错了字，轻则挨先生训斥，或者用寸余宽、尺多长的竹片打手，重则打屁股、罚跪，甚至告诉家长施用家法。远举入学八年，从未为背书而挨先生的板子，他是个倔脾气，认准一个事是不会轻易放弃的，这一点也是其他学生不及的。一日，照例是全面背诵课文。一开始，陶生秀才要求每个学子背诵《左传》所学篇章，高班的几个学子首先轮着背，前几个少的挨了几板子，多的挨了十几板子，有的还挨了打屁股或者罚跪。当轮到徐远晋背书时，他战战兢兢地站了起来，心里象十五只水桶打水一样——七上八下，他毫无把握，却又不得不应声走向讲台边，当着大家的面背诵。他每次背书都这样，无把握，战战兢兢，可他每次都不紧不慢地背诵出来了。这次他仍然是这

样,尽管昨天晚上开“夜车”背书背到深夜,今天早上天刚蒙亮又爬起来背,他还是感到无把握,可他到底还是背完了全文。陶生秀才笑咪咪地摸着他的头,温和地叫他回到座位上去。徐远晋,后来当了国民政府军上校文职官员,其岳文是辛亥革命志士。轮到徐远举了,他不等先生叫,便自动地站了起来,跨着小而坚定的步子走到黑板前,面壁而立,以示思想和行动都作好了充分的准备,让先生考核自己的真功夫。陶生秀才所期望的也正是这种劲头。他知道这个侄儿的聪敏好学,记忆力特好,但《左传》这些篇章字数多,古代文言文,是儒家名著,阐述各种关系、观点,如在天、人关系上比较强调人的作用,在君、民关系上比较重视民的作用等,篇幅容量很大,嘉庆都背得出来吗?前几天他还是漫不经心的样子,担心他不及远晋。可谁知他面对黑板,《左传》书放在讲台上未翻开,背了一篇又一篇,口若悬河,之乎也者矣焉哉,一口气背得滚瓜溜圆,一句不错,一字不漏,抑扬顿挫,有板有眼,简直是一场精彩的朗诵表演,简直是一次高品位的艺术享受。全堂二十几个学子个个都惊诧得目瞪口呆,挨了板子的自叹不如,罚跪的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低班写字的停住了毛笔,真是读者忘其读,写者忘其写,远勋更是情不自禁地伸出了大拇指,示以赞颂。堂兄徐远勋学业也是名列前茅的,小巧玲珑、聪明好学,后来他曾任平民报、大刚报、湖北日报编辑、总编辑、副教授。

坐在教桌旁边对照书本的陶生秀才也如释重负,高兴得眼睛发亮,忘乎所以地将老花眼镜取下丢到桌上,迅速将书本合拢,站了起来,笑盈盈地走近侄儿,象不认识似的把远举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然后深有感触地说:“不愧是徐懋公的嗣孙!顽皮是顽皮,但顽皮并不影响学业,反倒助长了聪明劲。你们看他鼻子高大带钩象鹰,眼睛圆鼓如铃似鹞,浓眉大眼,身材高大,体魄雄壮,是个人才的料子,来日定能大鹏展翅,鹏飞万里”。说着说着,他牵起远举的手回到座位上,又踱到讲台前继续说:“嘉庆平日顽皮,象

匹野马,到了考真功夫时,他能驰骋自如,背诵如流。就是左撇子,管么是左手当先,写字也是用左手,几个左手字差是差点,倒还一笔不苟,认认真真。他不喜欢诗词,还没弄懂诗词平仄,但对于《左传》他能心领神会,融汇贯通。你们都应该向他学”。

远举流利地背诵出了《左传》这些难记著作,受到了老师的嘉奖和同学们的赞誉,从而激发了他对古代战争的历史故事的十分渴望。只要一有空他便拉着“十一叔”讲故事。再说陶生秀才也乐意满足远举和学子们的要求。因为他是唐初名臣徐懋公后代,有为国为君之血缘。他12岁中秀才,27岁时参加举世闻名的武昌辛亥起义。辛亥革命成功后,急流勇退,回到大冶城关教书。每当远举要他讲故事,便勾起他许许多多的回忆,讲些武昌起义等辛亥革命见闻轶事。因此他尽量讲些本地和在本地活动过的名人故事。如黄申芎、向海潜、曹亚伯、柯玉山等文人侠士;如《清代一品威振将年敖天印》、《余相爷送经救大冶》、《岳飞铸剑龙角山》、《洪秀全攻打黄石港》、《李秀成率师四棵乡》、《一贤二仙三阁老》,尤其喜欢讲与徐家有千丝万缕联姻关系的清初重臣、位极一品相国的余国柱《余相爷传奇》及余相爷前人后代的故事。远举和学子们个个听得津津有味,如醉如痴,深深羡慕这些历史英雄人物。特别是敖天印的“三十年前挑石灰,三十年后锦衣归。男儿有志自当立,英雄不怕出身低”的诗句,远举更是铭刻在心。他暗暗发誓:长大了要象敖天印一样,只有吃遍苦中苦,才能做得人上人,等到自己功成名就后,也象敖天印一样衣锦还乡。但要达到目的,总要有与众不同之处才好,不然,芸芸众生,何以出类拔萃?要功成名就出人头地,不仅不能随波逐流,更要有异于凡夫俗子的性格和思想,方能作出惊人之举。

报国从军

1928年，徐远举读完私塾和高等小学，进入大冶城关东街县立初级中学（大冶一中前身）。他的祖父徐映丹由经营矿产事业起家，添置商号铺面和搭股煤、铁矿及少量土地山场收租，人丁兴旺，钱财聚集，成为大冶县屈指可数的名门望族，汉冶萍总公司的董事长盛宣怀把他视为肱股，他忙不过来，叫堂侄到汉冶萍总公司代理。到了徐雍生、外号徐老九时，堂兄弟十八个，良莠不齐，好多兄弟持势家庭环境优裕，不事经营，家庭败落，会划的划上水，不会划的划下水，徐家“十八和尚”从文从武，走南闯北的都有，多在武汉、黄石、大冶开设商号铺面或搭股开煤、铁矿。徐雍生就属“划下水”之列，他父亲徐映丹遗下的矿产事业逐渐衰落，欠债累累，为清偿债务，只好变卖产业，再加上兄弟分家，造成家道中落，徐雍生家庭生活渐渐困难起来。

1912年创办大冶县中学，在“武备学堂”（今大冶师范）。1927年，县立初级中学办学经费时常无着，而停停办办，办办停停，最终被迫停学。13岁的徐远举因家庭无力送他到外地中学就读，而辍学在家，吃喝玩乐打发时光。

1928年，徐远举十四岁的时候县中复课，上了中学，正是北伐晚期，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先后爆发了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全国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群众性革命高潮。1926年2月，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明确地提出出兵北伐推翻军阀统治的主张。其中有中共党人为骨干的叶挺独立团，8月份在咸宁的汀泗桥、贺胜桥两次战役中，击溃军阀吴佩孚主力，10月攻下武昌。大冶受到武昌革命形势的冲击，在中共地下党人的领导下，也掀起了打击土

豪劣绅的斗争，作为有雄厚矿产资本，又拥有大片山场田地的徐氏家族名声在外，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冲击。徐雍生被戴着一尺二寸长的纸扎高帽子游街示众，并在城隍庙前的群众大会上低头认错。这样一来，徐雍生本为破产衰败而忧心忡忡，加上革命运动一冲击，十分耽心徐家会家破人亡，迟早总是败落，不如叫三个儿子早逃生路。大儿子徐普庆，又名俊仁，已到汉谋生去了。女儿已出嫁到虾子地柯家，剩下二儿余庆、三儿嘉庆年纪尚轻，初中未毕业，本想多带几年再放飞的，这时已等不得了，遂叫余庆（又名远安）和远举出外谋生。于是余庆、嘉庆兄弟遵父命，剩天亮无人之际急急步行到黄石港。黄石港离大冶城关40里，明初以后就是大冶沿江一市镇，余庆在黄石港新街找到了岳父余扶尘。余扶尘开有一布铺，留下女婿余庆当学徒。却说徐远举一人无处收留，和余庆道别，独自一人剩小火轮来到武汉，找到在武昌民阅桥开办“华耀”煤炭店的三叔徐璞生和在此充任管帐先生的长兄徐普庆，徐璞生留下侄儿徐远举，跟着普庆学财务管理兼打杂。

1928年是中国的多事之秋，时年为中华民国十七年，岁次戊辰，龙年。东北易帜，北伐完成，可中国想成“龙”的人太多，于是在中国这块龙的传人的大地上，各种色彩的真龙假龙，大龙小龙争斗不断，民国都成立17年了，却始终未能安宁立国。桂系三大主力的胡宗铎，挤走了第15军军长刘佐龙之弟刘鼎甲而扩充国民革命军第19军，自任军长。胡宗铎来武汉后，即将19军扩编为18、19两个军，陶钧升任18军军长，胡自任19军军长。这支刚扩编的部队，在全国革命高潮推动下，在反对军阀的战斗中十分英勇，被人们称为是一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北伐“常胜军”。当时在武汉“华耀”煤炭店当伙计的徐远举，每当看见衣着威武，步调整齐的19军军人在街上路过时，便不时地从内心涌上一股羡慕之情和难以克制、久已向往的冲动，也想去当个国民革命军，投身革命。渐渐地他不再愿意在三尺柜台中坐等困守，更不愿意充当任人使

唤的店小二伙计了，便多次写信其父，让其父想办法使自己尽快参加国民革命军。徐雍生接到儿子从武汉寄来的信，又见社会急剧动荡不安，寻思：清朝已完了，各路诸侯渐趋统一，北伐军深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将来定是国民党天下。如果远举投入北伐军，说不定日后能够出人头地，徐家也有座靠山。再说徐家虽然人多，但都遵祖训从商从文，而今又是从戎的吃香，这南兵打北兵，乱世之中，徐家也该有个尚武的作后台，家产尚可保，否则，这国民革命加上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再多家产也会革掉，思前想后，如今已不是靠商救国救家的时候了。徐雍生写信给在武汉国民革命军19军充任团长的妻侄陈九畴（后升任陆军第55师参谋长、少将师长），收远举进第19军。徐远举只14岁，收进部队扛枪打仗年纪太小，但这难不到表兄陈团长，收进几个人真是小菜一碟。胡宗铎、陶钧为扩展私人势力，在武昌已办教导团，所收多是19军、18军将校亲友、子弟。徐远举请表兄帮助自己实现从军愿望，陈团长很快便介绍徐远举到国民革命军第19军教导团当学兵。19军自李宗仁的第7军分开独自建制以来，不断扩兵买马，数月后便扩编为有五个军的第四集团军，第19军教导团也随之改为第四集团军随营学校，培训后备军官，董南为校长，校址在武汉，徐远举留校学习。当时李宗仁任第四集团军司令兼武汉政治分会主任，但他与蒋介石总是貌合神离。再说蒋介石对曾被李宗仁领导的桂系逼迫下野更是耿耿于怀，必欲除之而后快。1928年，北洋军阀统治刚一结束，蒋介石为达到独裁之目的，于同年冬季召开一、二、三、四集团军的将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的编遣会议，并强行宣布将全国分为一、二、三、四集团军四个编遣区，各压缩编为11个师。冯玉祥、阎锡山认为这种强干弱枝的办法于他们不利，遂表不合作；桂系认为蒋是仿效清初天下大定削平三藩之争，亦深抱不满。这样一来，蒋、冯、阎关系破裂，桂系便迅速联冯倒蒋。早就要对桂系必欲除之而后快的蒋介石，认为桂系的这种行动是非法的，借口